編後

•本刊雖是一本專門談書的專業性雜誌，但讀者或許能够感覺得出來，我們一直在設法拓寬取稿範圍，因此讀書隨筆，學人和作家專訪、作家話像、讀書的故事、寫書的故事、藏書的故事、書市場、雜誌叢談，書頁之後、第三隻眼……希望以多樣性的內容來引發讀者做一位愛書的人。不過我們的刊名既然是「書評書目」，當然它的重點還是在「書評」方面的稿件。非常遺憾的是，由於書評一直是我們文學園地裏最脆弱的一環，加以專業書評人幾乎沒有，在這樣的情形下，我們很明白，即便是「書評書目」上的「書評」，眞正傑出的稿子還是不能每期都有，去（六十四）年，我們一系列的刊出了歐陽子女士的「臺北人研析」（編按：已出單行本，書名「王謝堂前的燕子」，爾雅出版社印行），每一篇都寫得細微透澈，是近年來難得讀到功力較深的「書評」。從本期起，我們請到了一位批評界的新人周寧——雖然他已經在書評書目出版了一本批評文集「橄欖樹」，但我們相信，一般人對他印象仍然不深——特爲他開闢了一個「周寧專欄」，在今後的一年中，他將爲我們提供十二篇書評，本期刊出的是他論七等生的一篇小說「聖•月芬」。

•上（三十六）期本刊發生一項令人震撼的遺憾——第三十五頁的標題「震撼文壇的作品」的「撼」字居然誤排成「憾」字，眞是遺憾之至。這次錯誤我們要聲明的是並非手民之誤，而完全是編者的粗心和疏忽。

•光復以來，臺灣的文壇上出現過不少熠熠發亮的星星，有些直到現在，依然才華橫溢，創作生命越活越旺；而有些却像彗星閃現，突然之間無聲無息，在讀者的印象裏逐漸地黯淡消褪了。可是，他們留下的作品，却仍溫暖着熱愛文學者的心。文心（許炳成）的小說就是一個佳例。許素蘭先生探索文心小說的

內蘊，歸納出非常感人的結論。他說：「一位深具才華而缺乏誠懇的作者，縱使作品裏才氣橫溢，作品的生命却似劣質的玻璃，徒具光芒而質地脆弱。一位在惡劣的寫作條件下成長的作者，則有若埋進泥土裏的落花生，粗糙的外表，正隱含着豐碩的生命。讀文心的作品，看不到耀目的光彩，却觸及生命的脈搏。」

• 這一期的「第三隻眼」，有幾篇見解相當銳利深刻。如項靑的「作品的說服力」，對尉天驄的文集「衆神」，提出了令人深思的論點。馬筱洋先生向新生報的「樂藝版」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建議——我們歡迎讀者踴躍參與「第三隻眼」的行列，以精短的文字，爲文壇樹立嚴正的批評風氣。

• 多年來有不少人士奔波呼籲過辦一份適合中學生看的好雜誌，可惜大家期待了這麼久，始終在懷念當年「中學生」的風貌。如今，「明道文藝」接起了棒，肩負起任重而道遠的責任了，讓我們大家祝福並支持他們吧。

• 「環境」是杜思陀也夫斯基的「作家日記」中很重要的一篇，從他反覆的辨證式的推理中，道出了他的作品裏所含蘊的精神質素，藉着對「罪犯」的心理透視和陪審團、法官、律師的「判決」和「辯護」，說明了「環境」在人性裏所具有的重要性，稍一疏忽，或過份的強調，都會導致一種瞭解上的失誤——本篇所觸及的問題，不是上面幾句話所能涵括，深邃的含義，有待讀者自行於細賞中予以握取。

• 知識、智慧和靈性是既相屬又相通，似獨立又相倚，似相倚又獨立的。朱約農先生，由林語堂先生的去世，感慨知識界的損失，深思到洪通與朱銘出現的意義和啓示，深入淺出地闡述了知識、智慧和靈性，是一篇值得細嚼的好文章。

• 林柏燕先生就「文學欣賞」的觀點，提出了他對李辰冬先生的「詩經通釋」的一些意見，不論我們同意與否，在詩經的詮釋上，又多了一個角度。

• 編者於四月二十六日起前往歐洲月餘，書評書目來稿，請寄編輯部，勿寄私人。